



支那美術

釋迦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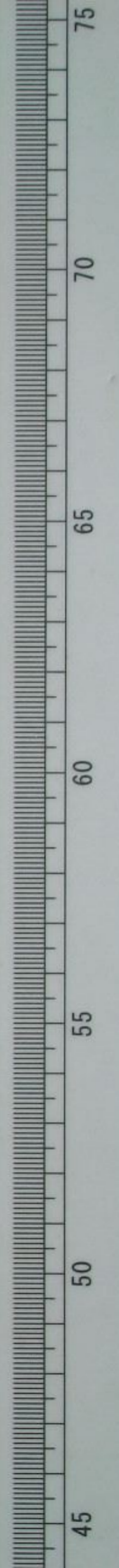
卷之二



釋

~~180~~
2

道通文庫
文庫 6
194
2



釋迦宿舍壳花女左○耶輸六淫昔壳花女普光如來時
 卷五廿又卷七三
 一自判鬚髮廿六○摩訶迦葉五十一○提婆達兜六十六
左

釋迦譜卷第二

蕭

齊

釋

僧

祐

讓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出因

爾時白淨主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

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為作孀母養視太子其

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澆濯者如是

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為起三時殿溫涼

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

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

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

支那

卷五

七

十一

埼玉縣武藏国
八開郡野沢町

祐讓
田常

撰述

雅道詩卷二

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
 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
 蔚映華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
 蓮華倚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
 心自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
 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
 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普羅
 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菩薩
 察之臨命終因來下生懷善善時諸天供養已服
 天食不其世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皆亦如是母七
 日終受忉利天上功祿適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
 瓶二萬魔妻手執寶纒侍菩薩母瑞應本起云菩薩
 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

長阿含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安樂無
 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
 七日其母便薨福應昇天非菩薩答前處也率觀后
 摩耶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神變來下是
 菩薩權方便

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時白淨主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
 年漸長大為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
 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
 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
 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
 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

太子
書

支那

卷一百一十一

二

十一

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漢言選友與五百婆羅門以為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為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為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卜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

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為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

普耀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梅檀書隸明珠書牀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雷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答曰梵書佉雷書護眾書疾堅書龍鬼書捷杳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文多不悉載也此六十四欲以何

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菩薩為諸童子一
 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道意瑞應本起云
 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啟其志
 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
 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
 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
 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
 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
 技藝典籍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
 知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
 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
 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
 分明各鬪技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
 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
 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拒勝我等欲與太子
 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
 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
 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
 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

射此鐵鼓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
 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
 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箭力射過七
 鼓聞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為作師也爾時白
 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
 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
 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
 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
 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萬
 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眾

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
 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眾畏之故不敢前
 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地
 於是軍眾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
 其諸軍眾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
 提婆達多以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
 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
 人眾聚共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
 出城門見於路傍人眾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為
 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

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枝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夾人眾悉皆歎訝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

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强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箭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眾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

灌頂

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華鳴鐘擊鼓作諸妓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

七寶印

爾時太子啟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聞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傷蟲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眾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所赫樹為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眾生更相吞食甚可

支那

聖加羅里二

七

卷二

撰述

釋迦牟尼

六

書二

仙人必當
決之
卷一
又一仙必
當之言
此卷卒

傷感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媾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一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

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眾晝夜娛樂爾時太

支那
羅加晉卷二
五十一

子恒與其妃行住坐臥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嫪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嫪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

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啟白淨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右梵志入迦夷衛周徧瞻察梵志周行觀

一玉女淨猶蓮華類玉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能王徧勅國中椎鐘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移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

燄光算術第一言談算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衆水
 滴數一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
 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搏菩薩菩薩愍之
 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不痛王及釋種
 更欲試射調達豎四十里鼓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
 百里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
 不得越菩薩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否任吾用不王
 曰吾祖父所執用弓奇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寺
 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捺張拏弓
 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撥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

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刹土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
 曾有於時執杖釋種以女俱夷為菩薩妃隨世習俗
 現相娛樂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為采擇名
 女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名裘
 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王召而告之
 曰吾為太子聘娶卿女善覺憂愁若不許者恐見誅
 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最
 勝者我乃為之王勅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
 鐵圍山善覺送女詣太子宫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
 七王為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

耶輸
去亮花
女

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不好乎裘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汗汗於牀席久後復曰得好白氈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氈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汗垢必汚此氈婦不敢近待女咸疑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

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中人民

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住遂至根熟形變色衰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

樂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時娛樂之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啓王出遊王聞此言心生憂慮而自念言太子前出逢見老人憂愁不樂今者云何而復求出王愛太子不忍違意偃俛從之即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旛蓋散華燒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在道側也爾時迦毗羅雞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木華果

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園觀皆等無異如切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痿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掖在於路側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力虛微飲食寡少眠臥不安雖有身手不能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

悲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繫之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

愁憂不樂，以是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前側，互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我等之罪咎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生戀著心。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

優陀耶
神足弟子

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臥，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惑入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爾時太子復經少時故王出遊王聞此語心自念言彼憂陀夷既與太子共爲朋友今若出遊或勝於前無復厭俗樂出家心作是念言即便聽許時王又復集諸大臣悉語之言太子今者復求出遊我不忍違已復聽之太子前出東南二門已見老病還輒愁憂今者宜令從西門出我心慮其還又不樂憂陀夷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卽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

復勅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詳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心自念言先現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今白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卽便來下化爲死人四人舉舉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

子問言此爲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
 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
 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太
 子又問何謂爲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
 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
 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
 之而死又爲父母親戚屬眷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
 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
 子聞已心大顛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
 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

憂陀夷之
 言救行矣
 真皇天權
 應作

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
 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
 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
 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
 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者言如汝所
 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旛蓋作衆妓
 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姝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
 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
 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
 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太

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願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今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

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夫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辯才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憂陀夷愁憂慘感顏貌鬢感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憂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卽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

必定當如

卷一
種智成
至平

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
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咎必定當如阿私陀
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日遣
入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
也王又嚴勅諸妓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
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
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北門未出其必不
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
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
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

左七

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
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
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官屬前後
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去
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化天作
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於太子前太
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
子又問何謂比丘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
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
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爲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太子

撰述

釋迦說卷二

十七

書二

技那

釋迦說卷二

十六

書二

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觀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病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為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宮城於時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為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既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

太子前而共語言語言既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臥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

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
 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
 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
 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
 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
 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主聞太子語心大苦痛
 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
 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歔歔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
 汝今宜應息出家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
 而便委我曾不懷顧普羅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

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
 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
 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
 愁憂不樂

爾時迎毗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
 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
 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與王聞是語心生歡
 喜即勅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
 夜侍衛太子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市城外一踰闍
 那內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羅經云明日即勅五百

即以其左手
指其妃腹

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開閉之聲聞四
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加警戒過於七日
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
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
及眾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
孰當相繼唯願為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相違
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主所以苦留我者
正自為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
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
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

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
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
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
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
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
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下到太子
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
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
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
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

支那

卷之三

三

二

三夢

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臥爾時耶輸陀羅眠
 臥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
 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
 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輸陀
 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
 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
 畏耶輸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
 子出家之端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令
 汝有不祥事耶輸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
 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輸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

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臥
 鼻涕日淚口中流涎又復徧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
 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肋血心肺脾腎
 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
 強熏以香飾以華絲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
 之命臥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
 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普耀經云於時
 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日淚樂器
 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髑髏心肺腸胃外是
 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無怙

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
時已到矣涕星適現即勅車匿起鞞健陟適宜此言
時四天王與無數閱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
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象鳥亦疲極寐
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
慢此名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
修之行急應速此大火之聚
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極欲界諸
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
臥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

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鞞健陟
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
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
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
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
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生降伏煩
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
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
天神力昏臥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
語車匿及以健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

師子吼云
一已滿
神妙國
所處多

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
是健步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
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
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
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
閉下鑰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
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
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
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
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

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
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
三踰闍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
忽然不現

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子見此
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悅豫即便下馬
撫背而言所難為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
如金翅鳥王汝恒隨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
心而形不隨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
違又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林

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為希有。我今既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健陟俱還宮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躡地不能自勝。於是健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宮中違大王勅，輒輟健陟以與太子，令致今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為欲斷諸」

苦故而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為汝作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皆悉柔軟，眠臥牀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日履藉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

及以明珠致王足下汝可爲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爲
生天樂故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嗔恚之心
但以畏彼生老病死爲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助我
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謂我今出家
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老病死至豈有定時
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
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啟聞者
汝可爲我具啟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
昔勅如此非爲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厭國位者
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塗還受五欲我今出家

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
有恩愛情可以汝辯爲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
太子又復脫身瓔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爲我
持此瓔珞奉摩訶波闍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故
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脫身上餘
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人生於世愛別離
苦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家學道勿以我故恒生愁
憂并諸親屬皆亦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
絕不忍違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瓔
珞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身顛

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悲感況我生
 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絕唯願太子捨於此
 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
 生大悲苦若使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
 我今歸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違離去理設當還宮
 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答大王
 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
 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
 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
 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

天上聖塔 卷八十四

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
 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
 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鬚諸天龍神無能見
 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
 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為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
 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
 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
 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
 之標式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

以誘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
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爲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
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汝貿易吾服此衣
爲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
卽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
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
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
應非爲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
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
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

子於是卽徐前行車匿獻欬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
見太子然後方起舉身顫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
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卽牽捷陟執持寶冠嚴
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子卽
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旣
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
自念言此是何神爲日月天爲帝釋也便與眷屬來
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旣見諸
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詳序太子卽便前其住處諸
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子坐太子坐已觀

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爲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爲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臥塵土，或有臥於荆棘之上，或有臥於水火之側。太子旣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爲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爲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爲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爲寶，故入大海，土爲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爲生天。

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卽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旣至明日，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卽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此，我皆歡喜，令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爲是我等失於威儀，爲此衆中相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

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為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
 去耳諸仙人眾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為廣大云何
 我等而得留之

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眾人言今此仁者諸相
 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為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
 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
 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
 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
 諸仙人眾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
 然後乃還

釋迦譜卷第二

音釋

嫺女蟹切 浣浣合管切 濯浣合管切 直直益切 猗猗於其切 靡靡母彼切
 切美也 榻託合切 搏搏補各切 躡躡於地切 挑挑他周切
 色也 甦素姑切 撲撲彌角切 啄啄鳥食切 听听赫切 赫赫許斤切
 也 甦素姑切 撲撲彌角切 啄啄鳥食切 听听赫切 赫赫許斤切
 格切 所赫 婚婚呼昆切 娶娶問也 椎椎傳追切 擣擣呼斤切
 明盛貌 赫赫許斤切 婚婚呼昆切 娶娶問也 椎椎傳追切 擣擣呼斤切
 擣擣呼斤切 擣擣呼斤切 擣擣呼斤切 擣擣呼斤切 擣擣呼斤切
 背背補妹切 偃偃春不伸也 嬰嬰於盈切 邁邁往莫敗切 僂僂切
 俛俛音敏勉也 喘喘昌亮切 掉掉徒弔切 峻峻須閏切 顫顫切
 之膳切 掉掉徒弔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掉掉徒弔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慄慄七感切

支那

釋迦譜卷二

三

書

賓切感于六
 切響感愁貌
 惻愴惻初力切痛也
 惻愴楚亮切傷也
 臆此易斷也
 踰貴干
 閣那踰容朱切此云限量
 脾士藏也
 腎水藏也
 胃貴干
 切穀也
 靴披義切
 噴普悶切
 鎗弋約切
 舐甚爾切
 賀莫
 切也
 號號胡刀切
 號號徒刀切
 翹所堯切
 易也
 號號胡刀切
 號號徒刀切
 翹所堯切

歸安居士嚴爾珪捐貲刻此
 釋迦譜卷第二計字一萬一千八百四十箇
 該銀五兩九錢二分伏願
 六根雪淨三障冰清即生
 道眼虞山釋契機對
 崇禎五年孟春月徑山化城寺識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5288